

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



汉学家理雅各

〔英〕理雅各 (Legge, H. E.) 著

马清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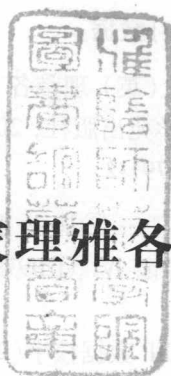


615.8

3

學苑出版社

1446687



汉学家理雅各传

[英]理雅各 (Legge, H. E.) 著

马清河 译



淮阴师院图书馆1446687

馆藏

學苑出版社

78004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家理雅各传 / (英) 理雅各 (Legge, H. E.) 著;
马清河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077-3791-2

I. ①汉… II. ①理… ②马… III. ①理雅各,
J. (1815 ~ 1897) — 传记 IV. ①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6783 号

译 审: 崔晨光

责任编辑: 李 耕 魏 桦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880 × 1230 大 32 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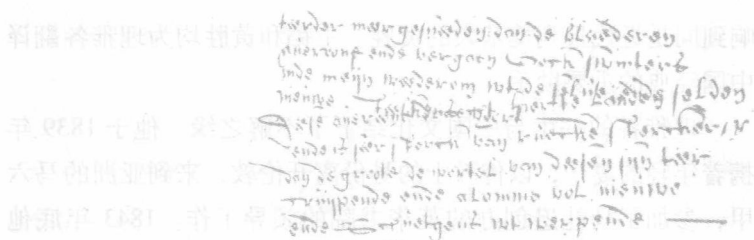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序 言

《汉学家理雅各传》，原著英文名：*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作者是理雅各的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此书 1905 年由伦敦圣教书局出版，距今已 106 年了。

了解理雅各，对于了解 19 世纪中期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和早期香港的开发都有很大意义。凡是研究近代传教士与维新思想家王韬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的，都会关注理雅各与王韬、洪仁玕等的特殊关系；研究香港的开发与发展，也不能不关注理雅各在近代香港的特殊地位。理雅各早期在马六甲和香港最得意的助手是何进善，何的一家在早期香港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何进善的儿子何启是维新思想家，是西医书院等院校的创始人，在香港的教育史上有浓重的一笔。何进善的女儿嫁给了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伍廷芳还是早期香港立法局第一位立法委员。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民主法治政府的人，他开明的近代民主思想，与理雅各的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理雅各不仅直接影响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维新思想家、近代报刊奠基人王韬，还影



响到同是近代报刊奠基人的黄胜。王韬和黄胜均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重要助手。

理雅各的一生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于 1839 年携着年轻的妻子，以传教士的身份离开伦敦，来到亚洲的马六甲，参加了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的领导工作。1843 年底他与英华书院一块儿搬迁到香港，从此他在香港度过了 30 个春秋。对于理雅各来说，首先他是一名传教士，他要听命于教会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信徒，要在所谓“野蛮民族”、“异教徒”中普及“上帝的仁爱”，要让这些人得到救赎，皈依基督。但是理雅各在传教的同时，却发现了中华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不是“异教徒”，中国有着令人尊崇的悠久文明，有着“古圣先贤”凝结的道德准则。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延续，正是由于共同道德准则的影响力，将几亿人口聚集在一个庞大的政治集体中。理雅各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就说：“我是处于一个庞大的帝国土地上，它有着古老的文明……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强大的语言体系。……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宝藏，有着一批杰出的学者，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也看到了近代中国已经落后衰败，人民的日子过得很苦。他指斥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对人民的残酷；他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与贫穷，也揭露了某些肮脏的环境。但最值得称道的是理雅各发现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普世的价值。他不顾教会的反对，坚决声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必须与尊重中国的古老传统习惯，与传统的民族理念结合起来。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热爱，才将自己的一生埋头于研究、翻译中国的经典中，最后向世界提供出一部传世译著、多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1873 年理雅各回到英国，不久，他被牛津大学聘为首席汉学教授，直到 1897 年在他 82 岁高龄时逝世于牛津。他始终

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席重要的国际汉学研究会，是获得法国汉学家儒莲基金奖的首选人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大家。他的《中国经典》在现今仍然具有权威性，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书。

理雅各逝世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他的女儿为其所写的传略却始终没有全部用中文翻译出来。虽然这些年来不少学者作为参考资料，但是若要进一步了解他在中国的工作，一本全面翻译的《汉学家理雅各传》还是很有必要的。青岛大学马清河教授做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马清河教授翻译《汉学家理雅各传》是在研究性、知识性、可读性相结合的原则下，以简明易懂的文字译出这部十几万字的书。

《汉学家理雅各传》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是翻译出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书中以大量的信件为主，信件中大多是理雅各谈论自己在翻译四书五经中的体会与情况，有些是直接涉及到四书五经中的句意或典故，有些典故查找是有一定难度的，例如书中列举了不少《左传》中的史事，还如理雅各列举出的《诗经》中的两首诗，在查对原文时就有难度，这里存在一个译后的文意与原始诗经文字的贴合问题。作为翻译又必须在译出英文原意后，还得将原文查找出来，以便参照。这一切，马清河都做到了。他不仅将经典的原文查找出来，还将理雅各所翻译的典故，以注释的方法表述出来，以便于读者理解。

这本译著出版后，我认为可以更好了解理雅各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以了解一个有良知的传教士在中国积弱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帮助。他使我们相信西方列强曾经加给中国许多的凌辱，但是外国人中也有具有良知的人们，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文化。一个外国人因为被中国悠久的历史所吸引，将研究中国文化作为了终身事业，并作出引人



注目的成就，难道我们不应该尊重他、记住他吗？

理雅各的事业还造就了王韬的辉煌。王韬作为维新思想家曾开启了人们的近代化政治经济方面的诉求。王韬在香港和上海的报刊及教育事业上都有成就，但是王韬的另一个事业亮点是他在英国和日本的访问。王韬应理雅各之邀在英国的两年，是他思想飞跃的时期。他在爱丁堡大学、牛顿大学的讲演和活动，他在伦敦商会的反对鸦片贸易的讲演，在英国大学内的朗诵唐诗，向牛津大学捐献一万多卷中国古籍等，都是那时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之举，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政府根本不注意、不认识这些事情的意义。还如，正是由于王韬游历了英法两国，才更实际地关注了 19 世纪的重要战争“普法之战”，他以最快的速度编著出《普法战纪》一书，使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立即作为陆军文库来收藏，并邀请王韬访问日本。可是愚昧的清朝当局却完全无动于衷。清政府如此的置身于世界政局以外，怎么能在反侵略战争中取胜呢？所以 19 世纪 80 年代中法战争的结局和 90 年代中日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

《汉学家理雅各传》的作者因为主要是将大量的信件进行编排，所以并没有反映关于王韬的更多情况，但是作为理雅各的重要助手，他对理氏的译著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据理雅各说，王韬在《诗经》的翻译中协助最大。

我作为近代史学的研究者，对于《汉学家理雅各传》的翻译出版非常关注，所以写出这篇简单的序言，并预祝此书出版后能引起各方面读者的关注和喜欢。

中国人民大学 马金科

2010 年 11 月于北京

原著前言

理雅各博士 33 年的传教士生涯,是从马六甲开始的,1870 年在香港结束。他的另一份职位是中文教授,1877 年他受聘于牛津大学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 1897 年去世。出于对父亲的爱,他的一个女儿将他一生的许多突出事迹整理成最初仅供私人小范围流传的作品。后来之所以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版,是因为这部作品在关于早期中国传教活动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价值;如此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人的优良品格;如此广泛地描写了新殖民地里热情的传教士与艰辛的开拓者们所进行的活动。

理雅各博士的传教士工作在 30 年前就已结束,如果进行更为详尽的记叙,也只是少数能记得他的人感兴趣;关于他的汉学著述,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但却只能吸引为数不多的学生。此外,要充分地涉及理雅各博士的一生,则需要精通中国语言和中国思想的学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进行完整的著述。

感谢对传记的准备工作的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的理查



德·罗威特牧师 (Rev Richard Lovett), 手稿开始出版没多久他就与世长辞了。更加感谢宗教传播协会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的莱格先生 (D. J. Legg) 为原稿进行了扩充, 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思考。

北京的乔治·欧文 (Rev George Owen) 牧师为本书进行了校对, 尤其对书中的汉语问题特别进行了核对, 在此特别致以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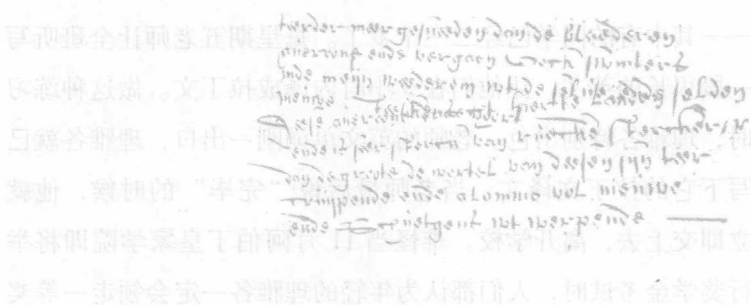
J. G. L.

T. M. L.^①

① J. G. L. 指詹姆斯·格兰威尔·理雅各 (James Granville Legge), T. M. L. 指托马斯·马礼逊·理雅各 (Thomas Morison Legge), 两人都是理雅各之子。本文作者海伦·艾迪丝·理雅各 (Helen Edith Legge) 是理雅各之女。

目 录

序 言	1
原著前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第二章 终生事业的选择	9
第三章 在马六甲的生活	13
第四章 香港和《中国经典》	27
第五章 在香港的生活	48
第六章 词汇问题	69
第七章 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轶事	76
第八章 太平军的干王	91
第九章 车锦光: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	100
第十章 理雅各夫人的信件摘录	116
第十一章 游历西江	137
第十二章 后期在香港	148
第十三章 游历华北	171
第十四章 晚年在英格兰	199
附件一 主日	233
附件二 福音的赠予	239
附件三 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242
附件四 与马科斯·穆勒教授的合作	247
后 记	250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在一个灌木丛生的山丘环抱的北方小镇，詹姆斯·理雅各度过了他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他 1815 年 12 月 20 日生于阿伯丁郡的亨特利，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成功商人。理雅各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学习天分，比起读书来，他更喜欢鸟。但是他对鸟和鸟巢的兴趣没什么破坏性。他常向父亲报告他在哪里发现了鸟巢，于是这父子二人早晨 5 点就跑到树林中去，当时他的父亲已是 50 多岁的人了。

最早突出地表现他智力超常的迹象是在 1829 年。那一年，他离开亨特利的教区学校，进入阿伯丁文法学校读书。冬天的一个夜晚，他正在街上快步走着。在那个年代，街上灯光昏暗，警力不足，他被一辆马车撞倒，受伤很重，卧床好几个星期，这正给了他证明自己具有出众学习能力的机会。他利用整个春季和秋季的假期，从早到晚，一心扑到拉丁文上，结果他用拉丁文写作达到了像用英文一样熟练的程度。事实上，1831 年他才 15 岁时，他的同学没一个能在拉丁文作文上比得上他



——其中有的同学已经二三十岁了。每星期五老师让全班听写一段很长的英文，让他们在3小时内译成拉丁文。做这种练习时，理雅各特别出色。老师的英文单词刚一出口，理雅各就已写下它的拉丁文译文，当老师最后说“完毕”的时候，他就立即交上去，离开学校。难怪当11月阿伯丁皇家学院即将举行奖学金考试时，人们都认为年轻的理雅各一定会领走一等奖学金。

然而，这次考试前10天，他在布罗德山（Broad Hill）参加抗议上议院抛出的“改革议案”的露天集会中，发生了意外。集会上一阵骚乱，理雅各躲藏在拥挤的木制平台下面，突然平台从中间断裂并塌了下来，理雅各被挤压得失去了知觉，有人把他抬了出来。稍有意识之后，他迷迷糊糊跑下山去，穿过沙滩，直冲进海水中，冰冷的海水把他冲醒。他机智地抓住捉鲑鱼的网，回到了沙滩上。他再次迷迷糊糊地乱走，直到学校里的几个学生找到了他，把他带回宿舍。

医生说他简直是死里逃生。他获得一等奖学金的机会也很可能失去了，他的同学已在猜测谁能代替他获得这项奖金。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学院里的其他97个考生一起参加了考试。几天以后，学院大厅里挤满了急切等待考试结果的人，其中有对手也有朋友。校长、牧师杰克博士宣布：“一等奖学金，雅各布斯·理雅各（Jacobus Legge）。”理雅各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台，那里坐着校长和其他的教授们，他很吃惊地发现他们对他赞叹不已，因为他平时最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们报之以惊叹，连理雅各本人也没有想到能得此荣誉，校长大声说道：“你的眼睛怎么了，你看上去很怪。”——他的眼睛因受

到平台的挤压而充血。理雅各为自己的成功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父亲：

我已成功地获得了一等奖学金，威廉·麦克唐纳
获得了三等，海耶先生的学生什么也没得。

您亲爱的儿子

詹姆斯·理雅各

他还记得一个来访的神学院学生对他说过话：“你已获得了一等奖学金，看来到课程结束时，能得到哈顿尼安（Huttonian）奖学金。得一等奖学金的学生还没人得过这项奖。”

理雅各在学院中的四个学年以艰苦朴素、努力学习而著称。他定期给亨特利的大哥约翰写信，他认为大哥是几个兄弟中最善良的，具有高尚的品格。他是弟弟不断获得激励的源泉，他坚持不懈地关注弟弟的进步。



1832 年，他写道：

苏格兰阿伯丁郡



“我开始学习几何和三角。我还读了大量的化学方面的书。我想这个学年我会非常喜欢化学，甚至超过数学。以前我从没感到写完一封信这么困难。我已经花了整整 10 分钟在这里琢磨如何拼凑几个句子，可是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想法，应该说，根本没任何想法可以进入我的大脑。我说什么来着？自从来到这里，除了星期三下午上格兰特先生的课的那两三个小时外，我感到很郁闷。真奇怪，就像这封信一样奇怪。我在那儿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心情，不，不是心情，是好的……什么呢，我不知道。在那儿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胸开阔，比任何时候更爱全人类。我感到，在这个冬天我必须完全依赖于我自己去获得舒畅的心情，我必须开发自己来获得这种舒畅。”

翌年，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很富有个性的话语，他写道：“我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遐想中，总是想到我将处于奋斗的生活之中。”1834 年，自然哲学、伦理学和宗教问题占据了他的脑海。他写给约翰的信中说：“从意识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人是自由的，而如果从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所预知的，也就是注定的。你如何把它们协调起来呢？”

苏格兰的大学，每学年有连续 5 个月的学期（11 月到 4 月），接下来是 6 个月的假期，他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英格兰。1834 年他去伦敦看望了他的长兄乔治，还去了布里斯托（Bristol），兄弟两人做了几次短途旅行。他们去了曼迪普斯山（the Mendips）和切普斯图（Chepstow），参观了丁顿修道院（Tintern Abbey），还观赏了怀依（Wye）的美景。

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理雅各从未放弃过获取哈顿尼安奖学金这一目标。当时这是阿伯丁大学的最高奖励，虽然金额不高，只有15英镑，而且有一半的奖金以书的形式发放；但是对于获奖者来说，是一项特殊的荣誉。到最后一个学期，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学生参与竞争这项奖学金。考试持续4天，内容依次是：希腊文、拉丁文、数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出于好奇，这几天还有人去看看当时他考试记录的情形。三个考生由看门人和圣器保管员监考，一直考到午夜时分。这两位监考人设法搞到6瓶陈年的葡萄酒给他们鼓劲提神。到最后一天晚上，午夜钟声敲响12下时，看门人取走了装有他们的考卷的箱子，并允许3个年轻人进来，他们是这3位考生邀请来庆祝考试结束的朋友，庆祝的方式就是帮忙喝完这些葡萄酒。三天后宣布：詹姆斯·理雅各获得了哈顿尼安奖学金。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1831年他作为一等奖金获得者进入（阿伯丁）大学，1836年作为哈顿尼安奖学金获得者毕业，这一年他只有19岁。

现在，未来的职业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此前6周，他的拉丁文教授给他提出了解决方法。他把这位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学院里拉丁文的高材生找来，告诉他，他已经考虑到让他（理雅各）作为拉丁文教授的接班人。他还说：“你进入英国圣公会主持一个教区，继续学习拉丁文。到我去世的时候，没人会比你更有可能接替我的位置了。”这个既好心又不错的提议，比初看上去还要意义重大。但是，对理雅各来说，却关系到一个道德上的重大决定。他告诉这位教授，他感到荣幸，并



且清楚地看到这会给他自己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以自己的良心做出了回答。

事情要从30年前说起。那时，亨特利镇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宗教运动。一位名叫考维（Cowie）的人，他原是长老会的一位执事，是一位有着热烈的使徒精神的人，因为对家庭传教活动，包括主日学校和露天布道在内的活动的新发展的热切关注，尤其是激发了海外传教的兴趣，而被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驱逐。因为对上帝与人类的炽热的爱，他满怀热情地在亨特利创建了“独立教会”（Independent Church），而理雅各的父亲就是他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因此理雅各从小就是独立教会的一员，定期参加“苏格兰传教团”（Missioner Kirk）的活动。独立教会被称为苏格兰传教团是因为传教活动是其宗旨及兴趣所在。现在，他怎么会为了获得拉丁文教授的资格，离开他从小所在的教会而加入圣公会（Established Church）呢？

他的回答，用他的原话是：“我告诉教授，我认为，如果我为了暂时的好处走出这一步，而背离我父亲的原则，那我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个不好的开端。”这样，理雅各在19岁的人生起点上就建立起不为世俗利益的驱使而做出有违良心和原则的品格。而这种高尚的思想品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后，理雅各仍旧选择以教书为业，在布莱克本（Blackburn）学校获得一份校长的职位，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837年。这时，为了实现理雅各心中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或者献身海外传教工作，或者在国内做牧师，1837年，他进入海布利（Highbury）神学院，做了一名神学

院的学生。这种选择完全出自他内心的驱使，没有任何外因的推动。

他的一个熟人，知道他从没进剧场去看过某著名舞蹈演员的表演，就催他尽快去。就这样，有一天晚上，他在剧院开门之前来到剧院，为了消磨时间就进了一家咖啡馆，他喝着咖啡，突然被一个想法所触动：“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应该是上帝的仆人，我应该去看女演员的舞蹈吗？”他付了咖啡钱，走回了宿舍。他可能是回忆起了儿时的一个经历：一个白发的陌生人问这个小男孩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詹姆斯。”这位老人用手抚着他的头，引用《使徒书》的话说：“詹姆斯，一个上帝的仆人。”

看来，理雅各的心理素质决定了他未来生活的方向，上海的艾约瑟（Edkins）博士曾提过，理雅各表现得非常显著的两个品质，在理雅各博士逝世的祈祷会上他再一次提到了，他说：

他的心理素质有巨大的优势。在他第二次去中国的旅途中，我们经常在甲板上散步，我们两人以背诵新约全书来度过时光。我记得他能非常轻松地背出从《使徒书》（*Epistle*）到《希伯来书》（*Hebrews*）的内容，他能提示我，我却不能提示他。他记忆圣经的能力惊人，我们能那么快背诵到使徒书中保罗一章的结束全靠这一非凡的天赋。以前，英格兰为那些能大段